

# 印順導師日本好友牛場真玄：

## 其事蹟與著作之概觀

野川博之\*

### 摘要：

在有關印順導師、聖嚴長老這兩位臺灣人間佛教巨人的傳記研究這個領域裡面，目前最大的空白應該是牛場真玄這位「導師知音、長老良師」的具體生平吧！是因為關於往生以來快要滿 40 年的這位佛教學者，留下來的傳記資料少之又少，目前我們所知悉的他晚年最大的事蹟，只是他「以快滿 79 歲的高齡而不到 4 個月，能夠將《中國禪宗史》翻為日文，帶給印順導師前無其例的日本博士學位」而已。所幸，他是個寫作到死的好學者，因此，各種刊物上所發表的學術論文還不算少。不但如此，那些刊物不是容易閱覽的名編，就是到現在也繼續發行中的知名學術期刊，因此，收集他的主要論著還可算是容易的。筆者在本稿除了簡介他這些學術論文的概要之外，也研討目前僅見的一些現存傳記資料，來素描這位在臺灣佛教界該有更多顯彰的日本友人的具體事蹟。

**關鍵詞：**牛場真玄、乳熊寺、印順導師、聖嚴長老、中國禪宗史

---

\* 法鼓佛教學院佛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On USHIBA Shingen,  
a Good Japanese Friend of Ven. Yin-shun:  
An Outline of His Life and Works**

NOGAWA Hiroyuki \*

**ABSTRACT:**

We have already had many achievements on the biographical studies on Ven. Yin-shun and Ven. Sheng-yan, whom have been respected as the two masters on “the Buddhism in the Human Realm” in Taiwan, and have been see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But, we cannot deny here is still a big lack because rare people know the life of Mr. USHIBA Shingen, whom is regarded as the best one who understands the thought and works of Ven. Yin-shun and as a good Japanese language teacher of Ven. Sheng-yan. This Buddhist scholar who had left this world for almost 40 years, and we now have few biographical dates about him. Under such a poor condition, we still remember that when he reached the full age of 79, he spent only 4 months transla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n Buddhism* into Japanese. As a result of this important academic help, he gave the doctoral degree to Ven. Yin-shun,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making him the first one to receive Japanese doctoral degree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Buddhism. To our good fortune, Mr. USHIBA wrote many papers to some academic periodicals; almost all of them are easily searched at the libraries; some of them are still

---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published now.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not only wants to introduce the content of his paper, but also wants to catch the real image of this Japanese scholar, whom is more praised and researched by the people belonging to the world of Taiwanese Buddhism, according to some biographical dates on him, few like stars in the dawn sky.

**Keywords:** USHIBA Shingen, Chikumanji Temple, Yin-shun, Sheng-ya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an Buddhism*

## 牛場真玄先生贊二首

野川博之

其一

生來好學老忘年，主究天台旁及禪；偶得再來玄奘著，不勞他力譯全篇。

其二

雖無學歷著良書，教部榮頒博士譽；幸有先生鞭老骨，珍珠自到印公廬。

## 序言

眾所周知，印順導師（1906—2005）在民國 62 年（1973）有偶然的機緣而拿到日本佛學名校東京「大正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漢傳佛教歷史上第一位博士比丘」。也如他自己和聖嚴長老（1930—2009）都寫過，這個偉大成就的日本幕後功臣乃是日本一位老佛學者叫「牛場真玄」（USHIBA Shingen, 1893—1974）。筆者一向覺得遺憾的是，關於這位日本學者，除了吳老擇先生（生於 1930 年）在國史館口述歷史工作團體對他的口述歷史中做一些可取的相關敘述之外，<sup>1</sup>臺灣佛學界好像

---

<sup>1</sup> 卓遵宏、侯坤宏這兩位臺灣佛教史專家拜訪吳老擇先生，詢問、記錄吳先生多年以來的許多歷史見證，編輯出來一本口述歷史。吳先生在該書第十一章〈東京大正大學攻讀博士〉回憶他如何認識牛場先生，在第十三章〈印順導師榮獲博士學位之著作審查報告〉，翻譯這篇歷史性文獻為中文。依筆者來看，前者的內容能夠讓我們知道牛場先生所關懷的臺灣一些佛學留學生中除了聖嚴長老和

從來幾乎都缺少該有的注意，讓導師學術方面的成就留下來一個很大的空白。所幸，筆者這幾年以來已發現，其實收集牛場先生的著作和傳記資料並不是太難的，而且，他所住的日本中部地方的天台宗寺院後繼有人，因此，臺灣佛學界以後也可以在日本那邊舉行各種紀念活動。筆者在本稿首先介紹已經明白的牛場先生相關事蹟，然後，概觀他學術方面的成就。

## 一、印順導師和聖嚴長老筆下的牛場真玄先生

### （一）印順導師著：〈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

關於自己忽然能夠拿到日本博士學位，印順導師本身在他的〈為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早已寫道：（對於比較重要的敘述，筆者加以幾條底線）

本年（民國六十二年）六月我獲得了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我國的佛教刊物，多數予以報導。最近『海潮音』月刊，一

---

吳先生之外，還有已故的楊白衣居士（1924-1986）；不但如此，牛場先生特別關懷楊居士甚至於有父子之誼。不過，除了這一點以外，該章所示的資訊沒有超過印順、聖嚴這兩位大師所提的內容。至於後者，大正大學在自己圖書館的官方網站上還沒公表出來相關電子檔這種情況之下，它還富有不小的資料價值。（日本不少大學在於以圖書館為中心的官方網站上這幾年以來已經公表出來審查報告書和概要書等博士論文的許多相關資料，在這一點，這間佛教名校還有待改進）。請參閱：卓遵宏、侯坤宏主訪，周維朋、王千蕙、莊豐吉紀錄整理，《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3年12月），頁194（第十一章），頁211-220（第十三章），收入《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25）：佛教人物訪問記錄之I》。

再發表了責難的文字；也有法師來信，對此表示異議。所以我想對取得學位的經過，及我對學位及中日佛教關係的看法，說幾句話。

關於學位取得的經過，先要說到與此有關的二位，即日本的牛場真玄先生與我國在日留學的聖嚴法師。牛場先生聽說七十多歲了，他能讀我國的文言與語體文，他存有對中國佛教的好感與熱忱的希望。我沒有見過牛場先生，可說與他沒有私交。但他在近二十年來，經常將我的作品翻譯或寫成報導，推介於日本佛教界。假使日本佛教界知道中華民國有個印順，那是受了牛場先生自動的義務推介的影響。我在中國文化學院授課時，在日留學的慧嶽法師（筆者案：生於1917年）認為我如有一學位，那多好。他自動去與牛場先生談起，並進行取得學位的活動。直到事情中止進行，我才聽旁人——演培（筆者案：1917—1996）或吳老擇（筆者案：生於1930年）談起。這是牛場先生與我關係的一切。聖嚴法師，我沒有與他共處，他去日留學，我也沒有給予任何幫助，論關係，也是極普通的（如聖師所作『劃時代的博士比丘』所說）。這些，都是過去的事。

這次學位的取得，要從我在病中說起。前年（民六十年）秋天，我病在醫院，生死未定。印海法師（筆者案：生於1927年）來說：牛場先生來信，希望我同意他，對我的『中國禪宗史』譯成日文（據聖嚴法師文所說知道，『中國禪宗史』傳到日本，一般反應良好。牛場先生為了過去答應過慧嶽法師，所以又自動的熱心起來，想用日譯本申請學位。但他那時來信沒有說明，我只知道翻

譯而已)，我覺得是好事。寫文章，希望有人讀，希望多有人讀。近代的日本佛學界，能讀我國語體文的太少，所以如譯為日文，那對日本佛教界，應有較多的影響。這樣，我雖在病中，也就同意了。那時，我國還沒有退出聯合國。

到去年（民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牛場先生直接寄信給我，稱歎『中國禪宗史』，勸我以日譯本向大正大學申請博士學位。聖嚴法師與吳老擇居士，也來信勸請。牛場先生對我二十年來的自動推介；這麼大年紀，竟在四、五個月內譯成一千多頁稿紙，費時費力，使我覺得盛情可感。我那時病情正在惡化，為了不使愛我者失望，同意了他的請求，並寄一些資料（經歷及著述）去日本。那時，中日還沒有斷交。<sup>2</sup>

這段敘述中難免有些對臺灣佛教界的解釋成份，甚至於故意淡化自己和包括牛場先生在內的日方人士的具體緣故，是因為通過筆者的查詢，導師整個浩瀚的著作裡面只有這個部份才有一點點提到牛場先生的名字與他和自己之間的具體學術緣分。<sup>3</sup>不容懷疑的是，印順導師好像其實待望一些教界人士能夠解消對自己的不諒解。雖然如此，總體地來看，印順導師非常詳細地回顧他到底如何拿到這個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因為以目前為止，筆者還沒發現牛場先生提到自己如何幫助印順長老拿到博士學位的任何資料，所以，可以說印順導師上面的回憶除了聖嚴長

<sup>2</sup> 收入《華雨集（五）》（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4月初版），頁232-233。

<sup>3</sup> 筆者利用光碟版《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3-1版（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2002年4月）而予以查詢。

老的相關敘述以外，目前還是僅有的相關資料。筆者認為，除非留日多年的臺灣學者以外，很多臺灣人拜讀導師這段敘述覺得奇怪吧！從來沒讀過日本佛學博士班的印順導師不用動身，只由一本著作而怎麼可以拿到日本的博士學位呢？關於這個問題，筆者簡單地解釋一下，日本現行的博士學位制度已經擁有 1 個世紀以上的歷史而學位本身分為兩種，一個是所謂的「論文博士」，另外一個是所謂的「課程博士」。

對於許多日本民眾來說，醫藥科學和理工學系的博士學位暫時不提，至少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博士學位到了老年、學術有成就之後將畢生的大作提出給自己的母校或者多年任職的學校而眾望所歸地榮獲才是理想的步驟。因此，1990 年代初期的一些改革以前，日本絕大多數的本土籍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教授們，因為備受這些社會壓力的限制而不但本身沒有博士學位，也在基本上不太願意將博士學位送給年輕後進們。在他們的心目中，二次大戰以後美國佔領當局逼日本政府建立的「課程博士」和相關制度根本是不像樣的，明治時代早已存在的所謂「論文博士」才是名副其實的博士學位；就是說，有人將自己的大作提出給比較有歷史的國私立大學，經過嚴格的審查而拿到的學位。最倒楣的應該是，不知道這種學界內幕而 1990 年代以前來日讀博士班的許多臺灣年輕學人吧！在外表上，他們無法完成博士學位而難免接受鄉黨責備的眼光，也得向國內高等教育機構縷述自己血淚學術路程而不一定能夠得到對方的接納！<sup>4</sup>

---

<sup>4</sup> 關於這些情況，聖嚴長老在他的〈劃時代的博士比丘〉裡面，到了第 5 節，將它的題叫做〈日本的學位制度與治學方法〉，予以比較詳細的相關敘述。請參閱《法鼓全集》第 3 輯第 6 冊（臺北：法鼓文化，1999 年 12 月初版），頁

## （二）聖嚴長老著：〈劃時代的博士比丘〉和《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也眾所周知，那時候人在日本的聖嚴長老是印順導師拿到日本博士學位的最重要的台籍當事人，他除了撰寫一篇專題報告叫〈劃時代的博士比丘〉<sup>5</sup>以外，還在聞名的自傳《聖嚴法師學思歷程》裡面提到他自己和牛場先生之間的個人緣故。看來，前者跟導師上引的回憶內容大同，反之，後者難能可貴的是，非常簡潔也富有印象地回憶聖嚴長老和牛場先生之間的具體因緣：（對於比較重要的敘述，筆者加以幾條底線）

初到東京，向位於品川區的立正大學佛教學部辦好入學手續，便開始上課。進入課堂，發現我的年齡最老，同班的日本同學（筆者案：為碩士班而不是學士班），都是二十多歲，而我已經三十九歲。當我想到，唐朝的義淨三藏赴印度留學的時候，也是三十九歲。總算還有一點安慰。經過兩個月我都聽不太懂，那些教授都是那麼地親切和藹，日本的同學也很友善，有的能夠把筆記借給我抄，有的每次上課之後，把他們的筆記複印一份送我。同時經過朋友的介紹，我有了三位補習日文的老師，而且都是免費。其中最值得懷念的是立正大學專教中國語文文法的牛場真玄先生。他已七十來歲<sup>①</sup>，所以退休在家，對於中國佛教，常常想到

---

64-66。（初刊於1973年8月出刊的《菩提樹》249期）

<sup>5</sup> 《法鼓全集》，第3輯第6冊（前出），頁53-67。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這個《法鼓全集》本以外，還有印順導師編輯之《法海微波》（臺北：正聞出版社，1987年6月初版），頁311-318，此為刪除原文第1、2和5節的刪略本。

要如何地反哺。因為，他知道日本受到佛教文化的恩澤極深，而日本佛教的大批漢文原典，也都是從中國請回。而二次大戰期間，日本竟然凌虐中華民族，侵略中國版圖，所以他對中國的僧人，是抱著感恩和慚愧的心情，來照顧我們。每次去他府上補習，通常招待我們茶點，乃至於中餐和晚餐。<sup>⑥</sup>

這是民國 58 年（1969）3 月剛來日本東京就上「立正大學」<sup>7</sup>碩士班的聖嚴長老如何適應日本的具體路程。對於「牛場真玄研究」這個題目來說，這裡最值得注意的，底線①和②吧。是因為前者告訴我們那一年已經快要滿 76 歲的牛場先生看來還年輕，在聖嚴長老這位擔任軍隊特工多年的人間老行者的眼力被視為「七十來歲」，而且這一段告訴我們一向和天台宗有緣的牛場先生到了老年，以大學中文教員之姿來到立正大學這間原來的日蓮宗佛學院任教。以目前為止，筆者除了不少論文以外還沒得到任何描寫他具體工作情況的資料，所以，要將聖嚴長老這段裡面的敘述視為難得的瑰寶。至於底線②，除了描寫牛場先生老益用心教學的樣子之外，也告訴我們 1960 年代末期的東京還有幾位來日

---

<sup>6</sup> 《法鼓全集》第 3 輯第 8 冊（臺北：法鼓文化，1999 年 12 月二版一刷），頁 87。（初版本是，臺北：正中書局，1993 年 7 月，收入於叢書《當代學人學思歷程》。）也值得一提的是，這本自傳近年已經有日文版，也由法鼓文化出版，可以在法鼓山上購買。

<sup>7</sup> 該校位於東京城南地區的品川區，完全是屬於日蓮宗一宗的學校，反之，送給學位印順導師的大正大學位於東京城西地區的豐島區，一向是真言（宗中的豐山、智山這兩派）、天台和淨土這 3 宗的聯合學校。臺灣佛教界人士到現在也動不動混在一起，因此，筆者在這裡特地予以提醒。還有，「立正」是日蓮宗常用的詞彙，意味著「打破折服日本傳統佛教中另外所有的宗派」。反之，「大正」是日本近代的年號，也是這間佛教大學建立的年代。

研究佛學的臺灣出家眾，是因為聖嚴長老不用我而用「我們」。至於這些臺灣僧才以後的人生前途，雖然聖嚴長老明言，不過，他其實用「因為從臺灣出去的留日佛教青年之中，還沒有一個學成回國的」這句話，<sup>8</sup>來暗示在他們之中不少人才最後有些日本那邊的壞因緣而斷送身為出家眾的前途。那麼，這裡要研討的是，（1）他們所拜訪的牛場先生的住宅到底在東京哪裡？（2）這麼教人不倦的老人家除了教導台籍佛教青年之外還有什麼其他日常活動？

## 二、年鑑等自述資料裡面的牛場真玄先生的後半生

### （一）兩本《佛教大年鑑》的人名錄

關於上述兩個問題的答案，還有，這位老學者的生日和往生的詳細日子，我們只要閱讀日本兩本佛教年鑑和《東方學會報》就容易知道。首先，筆者要介紹兩本《佛教大年鑑》各自都有的人名錄所載的牛場真玄這個項目。日本基督宗教多年以來一向用心編輯年鑑，來回顧每一年當中的具體成就而建立下一年的佈道計劃，這個連二次大戰期間國家非常打壓他們的那段時代也不例外。反之，身為一個古老的傳統宗教，佛教對於這個方面不太用心，二次大戰結束以前每年出版的《佛教年鑑》到了戰後完全絕跡了。筆者認為：之所以如此，二次大戰以後，佔領軍當局要日本政府實行所謂的農地改革，結果，天台宗、真言宗等一向依靠田產和佃農的部份宗派受到很大的打擊，再加上，隨著整個社會價值

---

<sup>8</sup> 此為上面引用的前一段的第一句話，描寫長老的師父東初法師等長輩反對長老留日的情況。請參閱《法鼓全集》第3輯第8冊，頁86。

觀的崩潰而各種新興宗教陸續簇生，因此，傳統佛教圈幾乎完全喪失編輯年鑑的意願。直到 1960 年（昭和 35 年）年底才有戰後第一本佛教年鑑叫做《1961 年版（昭和 36 年版）佛教大年鑑》。它後半的〈佛教界人名錄〉有牛場先生的相關項目，該項目目前可算是二次大戰以後最初公開的人事資料：

牛場真玄 ①東京都杉並區高圓寺 4~529(杉並 311-2723) ②  
新宿區柏木 1~131 ③明 26.9.25 ④天台宗乳熊寺 ⑤東京外  
國語大學 ⑥大正大學講師，日本翻譯家協會會員。<sup>9</sup>

按照〈人名錄〉最前面的表示，①—⑥的每個數碼所代表的內容是，①：現在的住址以及電話號碼；②：本籍（筆者案：戶籍簿上的永久住址）；③：生年月日；④：所屬宗派與寺院；⑤最高學歷；⑥主要的現行職務。那麼可以說：牛場先生生於日本明治 26 年（1893 年，清·光緒 19 年）9 月 25 日，在日本國立「東京外文大學」（筆者案：日文名稱是「東京外國語大學」）讀書，作為一個日本傳統佛教的信徒屬於天台宗，也住持一間寺院叫做「乳熊寺」，不但如此，編輯這部年鑑的期間，即是 1960 年年底以前的兩年之間，<sup>10</sup>在東京大正大學教書。

到了昭和 44 年（1969 年）年初，日本又有一本佛教年鑑叫做《明治百年記念（昭和 44 年版）佛教大年鑑》，它的人名錄的編輯方式和上

---

<sup>9</sup> 《1961 年版（昭和 36 年版）佛教大年鑑》（東京：佛教大年鑑刊行會，1960 年 12 月），頁 585 中。（時牛場先生已滿 67 歲）

<sup>10</sup> 請參閱該年鑑頁 819 所載的〈後記〉，雖然它沒有明示具體撰寫日期，不過，看來明明是編輯工作最後一個段落才撰寫的回憶性的文章，也明記編輯這部年鑑花了兩年的日子。

述 1961 年版幾乎完全相同，不過，提供更多的資訊：

牛場真玄（うしばしんげん）〔石梁〕 ①東京都杉並區高圓寺南 512-17〒<sup>11</sup>166 電311-2723 ②東京都新宿區柏木 1-113 ③明 26·9·25 ④天台宗·乳熊寺住職 ⑤東京外國語大學 ⑥大正大學講師，印度學佛教學會會員，日本宗教學會會員 ⑦黃檗隱元禪師慶誕千字文の解説<sup>12</sup>

根據這本 1969 年版的〈人名篇〉（相當於 1961 年版的〈人名錄〉）最前面所載的〈凡例〉，它比 1961 年版增加了兩個項目，⑦：得獎紀錄（雖然牛場先生沒有。）；⑧：著作。<sup>13</sup>還有，①用〔〕這個符號，來表示傳

<sup>11</sup> 這個符號代表日本的郵政編碼，「〒」（在很多場合，用□來圍繞它）代表日文片假名「テ（讀為‘te’）」，是因為日本郵政部（日文：郵政省）首先叫「遞信省（テイシンショウ, Teisinsho）」，所以，用「〒（=テ, te）」來代表跟該部有關的許多事物，尤其是，郵政編碼。

<sup>12</sup> 《明治百年記念（昭和 44 年版）佛教大年鑑》（東京：佛教タイムス社，1969 年 1 月），頁 1080 右。（時牛場先生已滿 75 歲）。這兩本《大年鑑》的人名錄將每一頁都分為左、中、右這三段，揭載許多那個年代的教界名人的相關資訊。

<sup>13</sup> 從題目來看，這篇論文明明是專門研討日本黃檗宗開山祖師、明末旅日福建高僧隱元禪師（1592—1673）的相關書法作品。所幸，筆者 15 年以來一向研究黃檗宗而拿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文學博士學位，因此，多次幸蒙位於該宗總本山（京都南郊的黃檗山萬福寺）的「文華殿」（為該寺文物館）事務局長「田中智誠」禪師的協助。於是，筆者拜請他和它的助理「久恆信隆」師替筆者尋找《黃檗文華》和《黃檗宗報》這兩種代表該宗的刊物中是否收載牛場先生的這篇論文。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兩位都無所收穫。在筆者的印象中，以隱元禪師為首的旅日黃檗宗禪師們只要遇到本師和自己的暖壽活

主的別號而牛場老師的別號乃是「石梁」。<sup>14</sup>這些兩種人事資料之間首先要注意的不同應該是，②所謂的他的本籍到底是「新宿區柏木 1~131」，或者「新宿區柏木 1-113」？<sup>15</sup>看來，它好像無關宏旨，不過，在日本佛教人物的傳籍研究上，它的正確資訊其實有很大的意義。如果，這個地方乃是寺院，那麼，它就代表牛場先生不外乎日本近代佛教所謂的「寺族」，<sup>16</sup>是個出生於寺院的人士，對佛教懷有本能性的敬佩。目前我們知

---

動，時常請求師兄弟和徒孫們用各種字體，來揮毫賀偈或者《金剛經》、《千字文》等被視為有延壽效果的一些經書。那麼，我們目前可以斷定的是，牛場先生對於這些日本曾經沒有的書法藝術作品懷有不小的興趣而寫出來這篇論文。

<sup>14</sup> 這個別號本身標示出來見牛場先生老年時期的學術興趣之所在。眾所周知，中國漢傳佛教裡面最重要的「石梁」是，天台山中的石橋，一向被視為羅漢所住的地方，請參閱宋·釋曇照註：《智者大師別傳註》，卷 1；《卍續藏》，第 77 冊，頁 665，中。

<sup>15</sup> 至於①裡面的小異，就是說：1961 年版作「杉並區高圓寺 4~529」而 1969 年版乃作「高圓寺南 512-17」，應該是臺灣目前也進行的「門牌整編」的結果吧。更詳細一點說，1962 年 7 月發行的《天台學報》第 4 號揭載〈會員名簿（一）〉，它將牛場先生的住址作「高圓寺 2 の (=之) 144」（請參閱該號，頁 63 上）。那麼，我們還要注意這個另外一個地址和上述 1969 年版《佛教大年鑑》所載的「高圓寺南 512-17」之間的是否一樣。儘管如此，我們目前還可以斷定已到老齡的牛場先生喜愛住在高圓寺這個位於東京西郊的文化氣氛一直濃厚的好地方。該地方從大正時代起是個許多文化界和學術界的名人不期而聚住的社區，一向頂著「阿佐ヶ谷文化村」、「杉並文化村」等之稱。

<sup>16</sup> 包括出家眾在內的許多民眾誤會日本傳統佛教從親鸞聖人（1173—1262）起早已都結婚生子，沒錯，他所建立的淨土真宗一向以所謂的在家佛教為旨，允許甚至於逼要每個寺院的住持都結婚生子。不過，該宗以外的另外 12 個傳統佛教卻在外面上嚴禁這種破戒行為，不但如此，以佛教定為國教的江戶幕府通過她統治日本的兩個世紀半之久，一向嚴罰破戒比丘，將它們通通流到

道的只是至少他本身是個土生土長的東京人。在筆者的印象中，牛場先生出生的 1893 年左右，「新宿區柏木」還是個樹多田廣的農村，因此，日本基督教名人內村鑑三先生（1861—1930）中年以後一直住在這個地方，被叫做「柏木聖者」，許多年輕世代的社會菁英份子喜歡到這裡拜訪這位內村先生。

言歸正傳，我們要認清的是，1969 年年初離開聖嚴長老的來日讀書不到半年的時候，這位學者已經到滿 75 歲高齡，除了擔任寺院住持以外，依舊在大正大學教書。不用多說，以東京大學為首的日本主要國、私大學在二次大戰以前早已有比較嚴格的退休制度，雖然如此，大正大學、立正大學等以佛學院起身的部份私立大學在這個時代還是尊重老學者的成就和來自佛學的人生智慧，往往以「講師」身份，接受甚至於歡迎他這種老人家來教書。再加上，這個時代的許多大學跟現在完全不同，會教中文口語的人才還不算多，在這種情況之下，牛場先生這位擁有東京外文大學畢業的中文老人<sup>17</sup>能夠順利在立正大學這間佛教大學

---

八丈島（位於東京南方的太平洋上）等孤島，除非大赦不准回到本土。日本傳統佛教之呈現在這種樣子大概從江戶時代的後期慢慢開始，是因為「由國教化而非常公所化」的每間寺院需要一大批能夠處理戶籍業務的僧才，將優秀的、不過、定心還不太穩定的大批年輕比丘派到江戶（後來的東京）、大阪和京都等大城市讀書，結果，不少僧青年抗不了大城市的誘惑而結識女友，最後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常住，結果，連剃度師也阻止不了這種弊風，臺灣僧尼一向所嘲笑的「日本花和尚」就在這種歷史背情之下終於大批簇生，可見一個宗教被國教化之後的意想不到的後果。

<sup>17</sup> 根據上引兩條《佛教大年鑑》相關項目，雖然他本身沒提到到底該校哪一學系畢業，不過，從他在著作裡面無遺憾地表示出來的、對中國語言學的深厚素養來看，他應該是支那語科（二次大戰以後改稱「中國語系」）的系友才是。

有機會教中文口語文法而認識剛來日本留學的聖嚴長老。

## (二)《東方學會報》所示的一些寶貴資訊

以道教為中心的東亞地區宗教研究歷史上，東方學會的成就真是個偉觀，該學會除了學報以外，還發行以新聞為中心的《東方學會報》。這份新聞性刊物上，其實，我們就容易發現到牛場先生晚年的學術活動，甚至於可以確認他往生的日子。雖然位於京都東郊的「比叡山延曆寺」這個天台宗總本山有該宗「宗務廳」（日文正式名稱：天台宗務廳，不要誤寫為「天台宗宗務廳」），一定會典藏牛場先生作為該宗寺院住持的一些寶貴的文獻資料，包括他自己填寫的個人經歷。不過，在日本這個「個資法」（日文：個人情報保護法）越來越嚴格地施行的國度，除非他的後代或者所住寺院（乳熊寺）的現任住持，該機構很難接納我們臺灣學術人士的閱覽申請，更何況予以影印，帶回到臺灣！這種情況呢，大正大學圖書館這間典藏印順導師《中國禪宗史》日譯本<sup>18</sup>的學術單位也是一樣。

---

在這一點，我們需要以後請教該校校友會。

<sup>18</sup> 也是導師的博士論文，譯者不外乎牛場先生。根據聖嚴長老在他的〈劃時代的博士比丘〉的回憶，「牛場先生花了三個半月的時間，將全書譯出，每四百字一張的用紙，達一千一百多頁，重重的一大堆，送給了關口先生（筆者案：真大博士，1909—1986，為日本著名的天台宗和初期禪宗的專家）。」請參閱《法鼓全集》第3輯第6冊，頁60；或者《法界微波》，頁315。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相當於臺灣的國家圖書館）也典藏一本，書碼為UT51-48-K45。不過，不知道有什麼樣的理由，目前該本不在於東京本館而放在交通其實不太方便的「關西分館」（位於京都南郊）而且，跟臺灣完全相反，影印一本博士論文必須通過不少麻煩的手續，除了要得到館方的同意以外，還需要著作者本身或者所謂「著作權人」（指繼承著作權的人士或者法人）的同意。目前，連牛場先生的「著作權人」到底是誰也不太清楚，

未得福嚴佛學院、法鼓山、妙雲蘭若、玄奘大學和佛教弘誓學院等凡是與印老、聖老有緣的相關學術研究單位的聯手合力之前，我們目前依舊只好通過這份《東方學會報》所載的相關資訊而窺見牛場先生這位人物「老益勤學、到死好學」的感人樣子。到現在為止，筆者得到的牛場先生具體資訊如下：

▲《東方學會報》第 8 號，<sup>19</sup>頁 1〈會員通信〉（以昭和 39 年[1964]11 月<sup>20</sup>為止）

牛場真玄 大正大學

將《佛全》（筆者案：指《大日本佛教全書》）本為底本，也跟《四明餘霞》本（筆者案：請參閱本稿第四節第二段）予以對校而基本上已經作好《巡禮記》（筆者案：應該指《入唐求法巡禮記》）的日文文言譯文（包括總共 700 條的註釋在內），目前對它予以修訂。原來這本《記》的正文已經由兩位博士，即是，堀一郎博士（筆者案：1910—1974）和小野勝年博士（筆者案：1905—1988）前輩們的努力而大有所校訂，不過，看來還有許多還沒校訂的部份。所以，讓這些部份在大旨上顯得明白易懂（筆者案：原文使用「intelligible」這個英文形容詞）其實還要許多時間，我想必須要儘量努力。接下來企圖將（包括註釋在內）《正法華經》、《蔣總統

---

那麼，臺灣佛學界人士花錢拜訪這間關西分館恐怕完全成爲徒勞吧！不如跟大正大學這間日本著名的佛教大學好好溝通。

<sup>19</sup> 昭和 40 年（1965）2 月 10 日發行。

<sup>20</sup> 牛場先生已滿 71 歲。

傳》(董顯光著)等翻為日文。

▲《東方學會報》第9號，<sup>21</sup>頁2，〈會員通信〉(以昭和40年[1965]11月<sup>22</sup>為止)

牛場真玄 大正大學前講師

當我翻完《蔣介石傳》的十分之一無意間知道該書已經由寺島正，真野正巳這兩位先生同譯，也由「日本外政學會」予以出版，因此，我決定中絕。(其實，我還沒得到原著者的承諾)。至於竺法護大師的《正法華經》，目前還在翻譯中。

▲《東方學會報》第10號，<sup>23</sup>頁2，〈會員通信〉(以昭和41年[1966]5月<sup>24</sup>為止)

牛場真玄

我翻譯《獅子吼》這本中華民國佛教雜誌第四卷第十期特刊<sup>25</sup>所載的〈世界佛教會華僧大會〉，(從1月28日起)連載於《中外日報》上多達25次。還有，將該報所載的西谷啟治博士(筆者案：1900—1990)著〈人性的恢復與宗教〉(筆者案：日文原題為〈人間

---

<sup>21</sup> 昭和41年(1966)2月24日發行。

<sup>22</sup> 牛場先生已滿72歲。

<sup>23</sup> 昭和41年(1966)6月25日發行。

<sup>24</sup> 牛場先生已滿72歲，還不到73歲。

<sup>25</sup> 出刊於1965年。雖然筆者目前還沒有機會閱覽該期，不過，早已知道樂觀法師(1902—1987)也撰寫〈豎起佛教新的里程碑——為「世界佛教華僧大會」作〉，收載於一樣的特刊中。請參閱樂觀法師，《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臺北：常樂寺，1978年11月)，頁279-281。

回復と宗教)) 請《新覺生》這份臺灣宗教雜誌，揭載於它的第四卷第三期上。

▲《東方學會報》第 14 號，<sup>26</sup>頁 10，〈會員通信〉

牛場真玄

我大致上翻完《正法華經》，目前正在作成它的索引。翻譯的底本乃是黃檗版，也用《大正藏》本予以對校。還有，目前也已經開始將全文予以日文注音的「讀誦篇」。

▲《東方學會報》第 16 號，<sup>27</sup>頁 8，〈會員通信〉

牛場真玄

我已經作好竺法護大師的《正法華經》日文文言翻譯，目前已經開始它的口語版翻譯。

▲《東方學會報》第 24 號，<sup>28</sup>頁 13，〈會員通信〉(以昭和 48 年[1973] 5-6 月<sup>29</sup>爲止)

牛場真玄

我根據《佛全》(筆者案：前出，指《大日本佛教全書》)本的《參天台五台山記》<sup>30</sup>(筆者案：應該指旅宋客死的日本天台宗比丘成尋(1011

---

<sup>26</sup> 昭和 43 年(1968)7 月 15 日發行。

<sup>27</sup> 昭和 44 年(1969)8 月 25 日發行。

<sup>28</sup> 昭和 48 年(1973)10 月 10 日發行。

<sup>29</sup> 牛場先生已滿 79 歲，還不到 80 歲。

<sup>30</sup> 因爲詞義的關係，五臺山的「臺」跟「天台(山)」完全不同，其實不能用「台」

—1081) 的朝聖旅行記) 而已經翻譯為日文文言文,<sup>31</sup>也根據《日本大藏經》本的最澄上人(筆者案:為日本天台宗開山祖師)著《顯戒論》(筆者案:為一篇宣揚大乘戒法的論文)而一樣已經翻譯為日文文言文。目前又正在根據《日本大藏經》本而翻譯《法華秀句》(筆者案:為最澄上人主要著作之一,強調天台宗的至高性)為日文文言文。

▲《東方學會報》第 26 號,<sup>32</sup>頁 11,〈訃報〉

長期以來作為本會會員而在許多方面有所付出的下面幾位會員逝世了。本會在此表達衷心的掉意!(中略)

牛場真玄氏四十九年(筆者案:1974年)五月十五日<sup>33</sup>

我們可以看見已到古稀之齡的他依舊用心治學,主要研究最澄(傳教大師,767—822)這位日本天台宗開山祖師的思想性著作以外,也考證圓仁(慈覺大師,794—864)、成尋(1011—1081)這兩位該宗高僧在中國的求法路程,不但如此,同時也前無古人地開始研究《正法華經》。眾所週知,這部經典乃是西晉·竺法護大師所翻譯的現存最古老

---

來取替。牛場先生也了解這一點,在自己的論文中幾乎都用「臺」。不過,關於這個書名,依舊使用幾個世紀以來日本佛教沿用的用字。在日本那邊,客死中國的成尋上人的知名度不太高,反之,他的母親和她懷念兒子的歌集一向富有名氣,後者叫做《成尋阿闍黎母集》。

<sup>31</sup> 日文原文為「國譯」,意思是使用所謂的「漢文訓讀體」而作出來對中文文言文原文比較忠實的日語翻譯文章。

<sup>32</sup> 昭和 49 年(1974)8 月 10 日發行。

<sup>33</sup> 牛場先生已滿 80 歲,還不到 81 歲。

的《法華經》中文譯本，雖然如此，它本身含有許多不通順的句子和難懂的詞彙，因此，近代以前的日本中國漢傳佛教學術人士中很少有人積極研究該經。在日本佛教學界，一般認為因為有野村耀昌教授(生於 1916 年)這位聖嚴長老的日本恩師之一到了 1980 年代以後招集同道，成立所謂的「正法華經研究會」，《正法華經》的學術研究才有它該有的面目。<sup>34</sup>筆者覺得高興的是，該經的學術研究其實早已由牛場先生從 1960 年代後期開始，不過，也覺得遺憾的是，他用心撰寫出來的翻譯研究稿本目前好像下落不明。

### 三、關於牛場先生所住的「乳熊寺」相關基本資料

#### (一) 眞生法師著《眞盛上人往生傳記》

如筆者上面一再提到，到老年的牛場先生除了頂著大學教員、佛學研究者這兩個面貌之外，還有一個面貌，那就是「天台宗乳熊寺」住持。不過，這間「乳熊寺」不過是個位於日本中部「三重縣」中部鄉下「松阪市」(最近的大城市為「名古屋市」)的小廟而已。<sup>35</sup>不但如此，除了唯一個線索以外，筆者目前還沒發現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因緣而住持該寺。這一次，筆者只好提示出來目前已經查到的一些寺院本身的資料。「收到你(野川)的信，我就這麼覺得：這間小寺院果然一向有菩薩保

<sup>34</sup> 請參閱野村耀昌，《〈妙法蓮華經〉的成立：關於鳩摩羅什三藏》(日文原題：『妙法蓮華經』の生いたち：鳩摩羅什三藏について。東京：日蓮宗新聞社，1986年2月)，〈跋文〉，收入《さだるま新書》。

<sup>35</sup> 正式地址為：三重縣松阪市中萬町 1443，請參閱《市町村區分 全國寺院大鑑》上卷(京都：法藏館，1991年10月)，頁 971。

佑，不然的話，渺小不過的它早已廢滅吧！」這是去年（2012年）9月，筆者從該寺現任（也是兼任）住持「染川智勇」師（1966—）所收的回信 mail 裡面的感嘆話。這位染川師原來的住持寺院叫「摩耶山金剛座寺」，位於離上述「松阪市」不太遠的「多氣郡多氣町（鎮）」，近年有官方網站，<sup>36</sup>有時候揭載「乳熊寺」的相關照片和新聞性的文章，包括「平常沒人管理的大雄寶殿遭竊」在內。

那些網路資料裡面的該寺的確是染川師所謂的「渺小不過的」寺院，說真的，簡直是相似臺灣鄉下常見的規模大一點的土地公廟。雖然如此，「麻雀雖小，五臟皆具」，渺小的「乳熊寺」<sup>37</sup>在天台真盛宗的歷史上擔任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不但如此，到了去年 11 月，缺少專任住持多年的「乳熊寺」終於有緣擁有一對夫婦擔任全職維護員，<sup>38</sup>可以說：菩薩對該寺的保佑一路以來有加無減，終於呈現再興的瑞兆！根據上述染川師的指出，《真盛上人往生傳記》，卷下的確有雖短不過不可忽視的「乳熊寺」相關敘述：

勢州飯野郡中萬鄉內，寺脇村乳熊寺觀音堂前有大河。自彼淵龍燈一箇常參觀音堂。（云云）<sup>39</sup>于時，明應三年（甲寅）<sup>40</sup>自十月

---

<sup>36</sup> 網址為：[http://www.renge.net/kongozaji\\_frame.htm](http://www.renge.net/kongozaji_frame.htm)。

<sup>37</sup> 染川師用去（2012）年 10 月用 e-mail 告知筆者：許多鄉民讀為「ちくまじ」（Chikmuma-ji [寺]）而部份民眾轉化為「ちくまんじ」（Chikuman-ji），就是說原來該讀為「kuma」（くま）的「熊」，故意改口說「kuman」（くまん）。筆者認為後者可算是所謂「撥音便」（中文：加 n 現象）的典型例子，就是說：對於一些詞彙故意加「n」，來企圖成就國人心耳中的好聽。

<sup>38</sup> 此也為染川師在一樣的 e-mail 裡面告知筆者的新聞。

<sup>39</sup> 這一段引文中的兩個「云云」，原文都用夾註。

二十一日，於射和蓮生寺，上人始七個日別時念佛，同二十二日夜，暴風急雨頻時節，龍燈二箇揚彼淵上，疾如射箭，參蓮生寺庭，上人法談最中也。自他所能見之，各各成奇特思語合。彼觀音堂常一燈參也，是二燈也，彌稱不思議，明日見其跡，草木一透悉偃，如曳大木。是則自彼淵，大蛇參謁法談場，諸人稱美之。  
(云云)<sup>41</sup>

看來，整個這段文章使用所謂的和習漢文（也叫做「變體漢文」），多用來自日文的許多語法和詞彙而讓普通的中文讀者難以理解。於是，筆者翻為中文口語如下：

勢州（筆者案：三重縣舊稱「伊勢國」，中式名字叫做「勢州」）飯野郡中萬鄉有一個村落叫「寺脇村」，該村有一間寺院叫「乳熊寺」。該寺觀音堂的前面有一條大河，它的裡面有一個深淵。從那個深淵當中，平常昇出來一個龍燈，供養給那座觀音堂。在那段時期，即是，明應三年（甲寅）（筆者案：1494年，明·弘治7年），真盛上人（筆者案：1443-1495）從10月21日起在射和蓮生寺（筆者案：現存，在松阪市）開始打佛七（筆者案：上面所引的原文為「別

<sup>40</sup> 同上。

<sup>41</sup> 請參閱滋賀：天台宗典編纂所編纂，《續天台宗全書》，史傳2（日本天台僧傳類I）（東京：春秋社，1988年2月），頁504下。除了這個可靠的版本以外，《真盛上人往生傳記》還有一本可靠的有註釋的版本，那就是色井秀讓、十河泰全、西村岡紹這三位屬於天台真盛宗的學者所編的《譯註 真盛上人往生傳記》（《三重縣鄉土資料叢書》第36集，三重：三重縣鄉土資料刊行會，1972年12月），關於這一段引文，請參閱該書頁217-219。

時念佛」)，到了該月 22 日晚上，有了一段暴風急雨。那時候，兩個龍燈從深淵裡面飛揚出來，疾如射箭，飛到蓮生寺的院子中，上人剛好講經說法，從另外的地方也能夠看到這個樣子，每個人都覺得不可思議，一起予以討論。對於那間觀音堂，總是只有一個供燈，而對於上人就有兩個。因此，人們更覺得不可思議。下一天，大家去看龍燈飛揚出來的原處，就發現那裡的草木都被偃倒，如曳大木。因此，人們認為住在那個深淵裡面的大蛇特地拜訪禮拜正在講經說法的上人，許多人自然地都賞歎這件奇瑞。

這可算是中國歷代神異高僧也有的教化畜生（龍、蛇之類）的故事。至於主角真盛上人（圓戒國師、慈攝大師），一般認為是所謂「天台真盛宗」（舊稱：天台宗真盛派）的開山祖師。這個宗派乃是在日本天台宗的一些分派中對淨土法門最多傾心的集團，因此，出生於三重的真盛上人不管在總本山西教寺（離日本天台宗祖山比叡山其實不太遠）。或者在鄉下弘法，一向爲了在家信眾開了多次佛七，來企圖讓他們薰習於念佛法門當中。這本《往生傳記》的作者是上人的一位高徒叫「真生」，撰寫於上人剛往生的明應 4 年（1494）四月。可惜的是，他的手稿本早已不存在，目前最古老的抄本乃是盛音法師（？—1532）大永 6 年（1526）所寫的抄本。<sup>42</sup>因爲筆者還沒發現另外任何可靠的古文獻，那麼，目前只好說它乃是提到「乳熊寺」的最古老文獻。

## （二）《勢陽五鈴遺響》、《勢國見聞集》和《松阪的城市歷史》的相關敘述

---

<sup>42</sup> 請參閱上述色井師等所編的《譯註 真盛上人往生傳記》，頁 413-415。

眾所周知，日本江戶時代是個長達兩個世紀半的昇平時代，雖然有時候農民起義和嚴重的天災，不過，總體地來看，是個經濟穩定、全民愛旅遊的太平盛世，因此，各地風雅人士喜愛編輯自己鄉土的方志，流傳到現代。在這一點，擁有聞名國際的「伊勢神宮」的三重縣也完全不例外。目前，我們比較容易閱覽的江戶時代三重方志就有：(1) 安岡親毅（1758—1828）、八千子夫婦共著：《勢陽五鈴遺響》，成立於天保 4 年（1833）；(2) 荒井勘之丞著：《勢國見聞集》，成立於嘉永 4 年（1851）。這兩本目前到了當代都有鉛字本，閱讀容易。首先，《勢陽五鈴遺響》〈飯野郡〉之卷寫道：

神生山乳熊廢寺 在於本邑坤位，雖是古刹，今已廢滅，僅有方三間<sup>43</sup>之觀音堂存在而已。<sup>44</sup>

而《勢國見聞集》卷 9 也寫道：

7. 神生山乳熊寺中萬村，從松坂<sup>45</sup>異行程二里<sup>46</sup>。

<sup>43</sup> 這裡有兩個皆具可能性的意思，(1) 每 1 邊總共有 4 枝柱子（在正面，其中兩個構成門口部份），就是有 3 個間隔；(2) 每 1 邊[方]3 間，就是 5.46 公尺（ $1.82[=1 \text{ 間}=6 \text{ 日尺}] \times 3$ ）。到底哪一個是對的，我們一定需要以後的現場調查。

<sup>44</sup> 原文用日語文言文，今用中文文言而予以翻譯，請參閱倉田正邦校訂，《勢陽五鈴遺響（四）》（《三重縣鄉土資料叢書》第 84 集，三重：三重縣鄉土資料刊行會，1977 年 3 月），頁 7。

<sup>45</sup> 近代以前，日本許多地名使用「坂」，在這一點，松阪也不例外，雖然如此，到了所謂明治維新以後，新政府一些高幹因為「坂」這個字動不動就讓人們妄想「土族（指因明治維新而失業的武士階級）反亂」而故意改用「阪」，結

本尊千手觀世音菩薩，沿革不詳。<sup>47</sup>

雖然這兩段敘述的正確成立年代目前還不太清楚，不過，我們還可以斷言至少在江戶時代後期，即是 19 世紀前半，乳熊寺已到垂滅的情況，《勢陽五鈴遺響》甚至於將「廢」這個字眼加入在寺號裡面。誠如乳熊寺現任住持染川師在寄給筆者的 e-mail 裡面說過，這種小廟經得起明治維新的戰亂和所謂「廢佛毀釋」的法難簡直是個「奇跡」，不是菩薩保佑而到底是什麼？除了這兩本江戶時代的方志之外，還有一本近人的松阪歷史專書叫《松阪的城市歷史》（日文原題：松阪の町の歴史），著者「島川安太郎」先生多年在松阪市公所（日文：市役所）任職，非常了解市內每個地區的沿革。關於乳熊寺，他的敘述其實在外表上是非常出色的：

在中萬地區的西端，山號叫「神生山」，傳說開山祖師為行基菩薩（筆者案：668—749），古時候是間很大的寺院，得到近鄰的信仰，國司北畠家<sup>48</sup>也不但歷代尊崇，也供養土地，不過，到了永祿年間（筆者案：1558—1570，屬於日本所謂的「戰國時代」），遭遇

---

果，「大阪」和「松阪」這些古老的名城也改用「阪」字。

<sup>46</sup> 日本江戶時代的 1 里相當於 3.9 公里，跟中國完全不同，這一點值得注意。

<sup>47</sup> 原文也用日語文言文，今用中文文言而予以翻譯，「沿革不詳」，原文作「緣起未尋」，今取意而改。請參閱三重：松阪市史編纂委員會編纂，《松阪市史》第 8 卷（史料篇 地誌（1））（東京：蒼人社，1979 年 9 月），頁 278 上。關於委員會的具體校訂工程，請參閱該卷，頁 715 所載的〈跋文〉。

<sup>48</sup> 進入所謂鎌倉時代以後，武士統治日本，因此，從前朝廷派到各州（國）的州長（叫「國司」）就形同虛設了。雖然如此，伊勢國（中文名字：勢州）豪族「北畠」氏效忠朝廷，世襲「國司」頭銜和一些職務。

兵燹，堂閣皆悉燒滅，以後歸於荒廢。到了寬文 7 年（1667），清海法印<sup>49</sup>來此，努力重建，不過，現在僅有間小堂而已。<sup>50</sup>

這裡被視為乳熊寺開山祖師的「行基菩薩」可算是活躍於日本奈良時代的人間佛教行者，在全國許多地方建設池塘、水渠、橋樑等，功德甚大。不過，雖然如此，不，正因為如此，許多名不見經傳的小寺院動不動就將他視為開山祖師，所以，未得可靠的資料（除了文獻資料以外，還包含考古學資料）之前，我們不可以輕易地斷言乳熊寺的歷史非常悠久。而且，著者島川先生雖然在〈序文〉裡面聲稱只要引用古文獻，一定會明記它的名稱，不過，關於乳熊寺這麼詳細的歷史敘述，連一個字也不提到這些資訊的具體來源，殊為可惜！既然沒有文獻名字，那麼，市公所退休以後改任記者的他應該根據當地耆老的傳承或者一些金石資料<sup>51</sup>所刻的文字記錄。雖然如此，筆者還不能不說是很大的遺憾。

除了這些三重縣當地資料之外，我們在大正初期由堀由藏先生編輯出版的《大日本寺院總覽》裡面看得到簡單不過的乳熊寺相關項目：

チクマ 乳熊寺 天，等外。飯南郡神山村。<sup>52</sup>

<sup>49</sup> 為天台、真言兩宗在江戶時代（以佛教尊為國教的期間）的僧侶職銜之一。

<sup>50</sup> 原文用日語文言文，今用中文文言而予以翻譯，請參閱該書（三重：松阪鄉土史刊行會，1965 年 9 月），頁 172-173。該會會址是著者那時候任職的「夕刊三重」（中文譯題：三重晚報）社內。

<sup>51</sup> 日本僧侶墓碑往往都刻往生的日子，可以參考一個寺院的詳細繼承過程。

<sup>52</sup> 請參閱該書下卷，頁 1284 下。原本的出版年代還在待考，不過，序文和跋文等部份都是寫於大正 5 年（1916）9 月，那麼，根據那個時代的印刷技術水準來看，出版年代也不出於該年年底吧。本稿根據 1974 年由「名著刊行會」

根據該書的〈凡例〉，「等外」意味著日本天台宗所定的該宗派下寺院等級中最低的一個，就是說：總本山——別格本山（從 1 等到 4 等）——5 等到 10 等（筆者案：指一般寺院）——等外。<sup>53</sup>筆者要再強調：這種小廟能夠在三重縣這個神道教的大本營裡面生存下來本身是個日本近代佛教歷史上的奇跡，是因為明治維新和它以後的官方宗教改革幾乎都由來自三重縣等、長野縣等一些神道教大本營的該教相關人士推行，<sup>54</sup>視佛教如仇的他們總是無慈悲地教唆民眾，來破壞自己老鄉的許多佛教小寺院，在這種大環境之下，乳熊寺維持命脈本身是個「人間奇觀」。關於這個奇跡的背景，筆者有意以後查詢所謂「廢佛毀釋」的相關資料，尋找她「大難不死」的具體因素。

#### 四、牛場先生主要著作之概觀

如我們上面已經看過，關於牛場先生的生平和他所住的乳熊寺的沿革還有許多空白以後該填下去。雖然如此，所幸，我們至少還可以容易收集他幾乎所有的著作，不但如此，通過一些著作，我們可以推測他來住持三重鄉下小廟的因緣。依筆者來看，筆者已經確認現存的牛場先生學術論文總共有 20 篇，從內容來分類下面 4 種題目類型——（1）以佛經為中心的中文語言學；（2）台禪交涉史；（3）最澄上人（傳教大師，為日本天台宗開山祖師）的傳記研究；（4）圓仁上人（慈覺大師）和他

---

出版的翻印本（東京：名著刊行會，1974 年 3 月）。

<sup>53</sup> 請參閱該書上卷目次部份所載的〈各宗派略字並等級表〉，頁 1 上。

<sup>54</sup> 請參閱柏原祐泉教授（1916—），《日本佛教史 近代》（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 年 6 月），頁 17。

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也依筆者來看，他對印順導師的甚深敬佩主要是從（2）來發生出來的而他對聖嚴長老的無微不至的關懷乃是主要從（4）發生出來的，是因為他很有可能通過研究天台宗和禪宗之間的交涉而對初期禪宗史（包括最澄上人留唐時期所學的禪法在內）自自然地發生很大的興趣，也很有可能通過研究圓仁上人在唐土遇到的磨練而將聖嚴長老等來自臺灣的僧青年懷有很大的同情，將長老視為再來的圓仁上人。

到目前為止，筆者所發現的牛場先生最舊的學術論文是，快要滿 45 歲的他在昭和 13 年（1938）9 月脫稿<sup>55</sup>的〈關於作為慈覺大師史蹟的赤山之位置〉。<sup>56</sup>這篇論文的內容完全屬於題目類型（4）。在二次大戰期間，牛場老師到底住在日本（或者有可能中國）哪裡，從事什麼樣的工作，這目前還不太清楚。直到昭和 33 年（1958），即是，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13 年，已經超過滿 60 歲的他終於有機會再開始公表出來學術研究的各種成果。第一篇公表出來的是，〈《皇朝天台史略》與《碧巖物語》〉，<sup>57</sup>發表於那年 3 月發行的《台門學報》第 4 號上。牛場先生在這篇論文所簡紹的佛教書籍是，《皇朝天台史略》和《碧巖物語》這兩本「蘆津實全」禪師（1850—1921）的主要著作。其實，這位禪師原來是在日本天台宗

<sup>55</sup> 請參閱《叡山學報》第 18 輯，頁 97。在《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和初期的《天台學報》（包括《台門學報》這個該誌前身在內）上所發表的一寫論文以外，牛場先生一向有個習慣將全文寫好的日期寫在篇末。上述兩本雜誌之所以沒有這個日期，是應該因為是篇幅太短（尤其是《印度學佛教學研究》），或者投稿規則上不太歡迎這種很有可能打亂論文體統的個人作法吧。

<sup>56</sup> 日文原題：慈覺大師の史蹟としての赤山の位置について。

<sup>57</sup> 日文原題為：皇朝天台史略と碧巖物語。

出家，他在天台宗的時期，發行《四明餘霞》這套天台宗研究上目前也不可忽視的叢書。不過，到了虛歲 49 歲的明治 31 年（1898），他忽然轉入到臨濟宗，終於永源寺這間禪門名寺的住持。那麼，可以說：他乃是台禪（天台、禪門之間）交涉的活現證，而研討這種任務的這篇論文，當然屬於上述題目類型（2）。不但如此，牛場先生非常讚賞這位蘆津禪師對中文口語（包括禪門語錄在內）的造詣，是因為蘆津禪師正確地解釋《碧巖錄》這本禪門語錄所謂的「貓兒」為「成熟的貓」，並不像許多日本禪門人士誤解為「幼貓」。<sup>58</sup>那麼，也可以說：這篇論文又屬於類型（1）。

雖然這篇論文沒有寫寫好的具體日子，不過，牛場先生在這段時間除了撰寫它以外，也撰寫一篇一樣屬於（1）的論文，那就是〈關於山家板《法華經》的讀誦方法〉。<sup>59</sup>收錄這篇論文的《天台學僧宗淵之研究》<sup>60</sup>在昭和 33 年（1958）9 月出版，不過，牛場老師在篇末明記已經在昭和 32 年（1957）11 月 5 日寫好全文。<sup>61</sup>那麼，我們目前已經可以斷言：到了昭和 33 年（1958）這一年，牛場先生再開始也全面地開始比以前更精采的學術活動！如筆者已經說過，除了撰寫自己本身的學術論文以外，他還當個很好的「不請之友」而幫印順導師翻譯《中國禪宗史》介紹給整個日本佛學界。不但如此，給以導師為首的漢傳佛教學術界帶來一個

<sup>58</sup> 請參閱《台門學報》第 4 號，頁 30 上-下。

<sup>59</sup> 日文原題為：山家板法華經の讀誦法について。

<sup>60</sup> 日文原題為：天台學僧宗淵の研究，京都：百華苑（編纂者為真阿上人鑽仰會，事務局在於三重縣津市的西來寺，會長為色井秀讓師），昭和 33 年（1958）9 月。

<sup>61</sup> 請參閱該書，頁 198。

導師本身也意不想到的博士學位。還有，牛場先生在於以難懂聞名的《正法華經》研究領域能夠當個難得的先驅（遺憾的是，他費心的遺稿目前下落不明！）

因為篇幅的關係，本稿只是按照上述 4 個題目類型而列舉他的論文題目和發表刊物的名字，來資於臺灣學術人士赴日影印，至於每篇論文的詳細內容，等待下一個簡介機會。

### （一）以佛經為中心的中文語言學（總共 3 篇）

題 目	發表刊物	脫稿日期	發表日期 <sup>62</sup>
1、關於山家板《法華經》的讀誦方法 <sup>63</sup>	天台學僧宗淵之研究， <sup>64</sup> 頁 175-204	昭和 32 年（1957）11 月 5 日（已滿 64 歲 <sup>65</sup> ）	昭和 33 年（1958）9 月
2、關於什譯《法華經》中的兩三個俗語詞彙 <sup>66</sup>	天台學報，創刊號，頁 53-64		昭和 35 年（1960）10 月
3、談讀經法 <sup>67</sup>	天台學報，第 4 號，頁 34-37 <sup>68</sup>		昭和 37 年（1962）7 月

<sup>62</sup> 只示年月，省略日期，以下同此。

<sup>63</sup> 日文原題，請參閱註 59。

<sup>64</sup> 日文原題，請參閱註 60。

<sup>65</sup> 請參閱註 60 前出書，頁 198。

<sup>66</sup> 日文原題為：什譯法華經における二三の俗語について。

<sup>67</sup> 日文原題為：お經のよみ方。

<sup>68</sup> 值得一提的，篇末（頁 37 下）將牛場先生的職銜為「元大正大學教授」，

依筆者來看，論文 1 其實是他作為三重縣一間寺院住持的生涯上應該有很大的影響力，是因為收錄他的《天台學僧宗淵之研究》原來是紀念江戶時代後期三重天台高僧宗淵上人（也叫「真阿」，1786—1859）的專書，色井秀讓（1905—1990）、西村冨紹（1926—）<sup>69</sup>等當地佛學名人也特地撰寫論稿，寄給位於西來寺（為三重縣「津市」的天台宗寺院）裡面的該書編輯部。雖然好像一向住在東京的牛場先生<sup>70</sup>到底如何跟三重縣結緣目前無法查詢，不過，這本專書的出版確實能夠讓許多當地天台宗人士多加認識這位了不起的學術人士。論文 2，指出鳩摩羅什大師的《妙法蓮華經》裡面的一些俗語詞彙，予以分析，可算是篇從中文語文學的立場來研討漢譯佛經的先驅性的著作，在他的學術生涯中，確實成為以後研究《正法華經》的里程碑。至於論文 3，其實是他 20 篇現存著作中最平易的一篇，不用中文語言學難懂的術語而能夠讓讀者自自然然地學習理想的讀經方式，筆者建議天台宗務廳、大正大學等學術機構以後用小冊子形式予以單刊。

## （二）台禪交涉史（總共 4 篇）

---

中文意思是，「曾任（原）大正大學教授」。不過，這明明是個誤謬，不可採信。他在該校從來沒擔任過任何專任教學職務，請參閱《大正大學五十年史》（東京：大正大學五十年史編纂委員會，1976 年 11 月）。的確，大正 15 年（1926），該校創立之初，牛場先生在該校有一個專任職務，不過，它乃是「書記」這個不扣不折的行政職位而並不是教學職位。請參閱該書頁 320。

<sup>69</sup> 這兩位都是天台真盛宗的學術人士，請參閱註 41。

<sup>70</sup> 其實，牛場先生在二次大戰期間的住址還不明白，有可能為了迴避東京的戰災而暫住在包括松阪在內的三重縣鄉下。這一點要以後繼續考察。

題 目	發表刊物	脫稿日期	發表日期
1、《皇朝天台史略》與《碧巖物語》 <sup>71</sup>	台門學報，第 4 號，頁 25-31		昭和 33 年 (1958) 3 月
2、關於延曆寺所藏《六祖惠能傳》(一)——以其序跋為中心—— <sup>72</sup>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1 卷第 1 號，頁 321-326		昭和 47 年 (1972) 12 月
3、關於傳教大師的相承禪法——以〈內證佛法血脈譜〉為中心—— <sup>73</sup>	天台學報，第 10 號，頁 95-101	昭和 43 年 (1968)，6 月 9 日(已滿 74 歲) <sup>74</sup>	昭和 43 年 (1968) 10 月
4、關於傳教大師最澄的相承傳法——以〈天台法華宗傳法偈〉為中心—— <sup>75</sup>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7 卷第 1 號，頁 250-253		昭和 43 年 (1968) 12 月

<sup>71</sup> 日文原題，請參閱註 57。

<sup>72</sup> 日文原題：延曆寺所藏「六祖惠能傳」について(一)——その序跋に關連して——。雖然牛場先生在題目上聲稱這是第(一)部，不過，以目前為止，筆者還沒發現到構成它續篇的任何論著。值得一提的，長期以來日本佛教學界一向不用「惠」字而專用「慧」字，來表記六祖名字。雖然如此，牛場先生當做研究對象的古文獻使用「惠」字，因此，題目也成為如此。不過，收錄它的《印度學佛教學研究》這一期目錄部份不小心誤用許多日本佛學文獻常用的「慧」，這一點我們必須要留意。

<sup>73</sup> 日文原題：傳教大師の禪法相承について——「內證佛法血脈譜」を中心として——。

<sup>74</sup> 請參閱《天台學報》第 10 號，頁 101 下。

<sup>75</sup> 日文原題：傳教大師最澄の禪法相承について——「天台法華宗傳法偈」を中

不管程度上的不同，論文 2-4 其實都和下面（三）最澄上人（傳教大師）的傳記研究這個題目類型都有關聯性，雖然如此，總體地來看，它們基本上還是被分類在這個類型裡面更妥。至於 1，筆者在本節正文第 2 段裡面已經說過。

### （三）最澄上人（傳教大師）的傳記研究（總共 8 篇）

題 目	發表刊物	脫稿日期	發表日期
1、關於傳教大師的〈將來目錄〉 <sup>76</sup>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8 卷第 1 號，頁 244-246		昭和 44 年（1969）12 月
2、關於淨土院版〈傳教大師將來目錄〉——尤其是，以其序跋為中心—— <sup>77</sup>	天台學報，第 12 號，頁 84-92	昭和 45 年（1970）5 月 7 日（已滿 76 歲 <sup>78</sup> ）	昭和 45 年（1970）10 月
3、關於淨土院版〈傳教大師將來目錄〉（二）——尤其是，以其序跋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19 卷第 1 號，頁		昭和 45 年（1970）12 月

---

心として——；英文題目為：The Influence of Zen on Saichō。後者載於該期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

<sup>76</sup> 日文原題：傳教大師の「將來目錄」について。

<sup>77</sup> 日文原題：淨土院版「傳教大師將來目錄」について——特にその序跋を中心として——

<sup>78</sup> 請參閱《天台學報》第 12 號，頁 92 上。

爲中心—— <sup>79</sup>	307-309		
4、關於淨土院版〈傳教大師將來目錄〉(再再考)——以與〈沙門空海學法目錄〉的對比爲中心—— <sup>80</sup>	天台學報，第14號，頁60-66	昭和47年(1972)7月27日(已滿78歲 <sup>81</sup> )	昭和47年(1972)11月
5、與〈傳述一心戒文〉的成立有關之疑問——以最澄、光定獻給上宮廟的詩爲中心—— <sup>82</sup>	南都佛教，第26號，頁54-75	昭和45年(1970)9月1日(快要滿77歲) 昭和46年(1971)5月14	昭和46年(1971)6月

<sup>79</sup> 日文原題：淨土院版「傳教大師將來目錄」について(二)——特にその序跋を中心として——；英文題目爲：The Influence of Zen on Saichō。後者載於該期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

<sup>80</sup> 日文原題：淨土院版「傳教大師將來目錄」について(再再考)——沙門空海學法目錄との對比を中心として——。

嚴密地說，關於「海」，牛場先生使用它的一個異體字，即是「每」的下面寫「水」這種字。雖然如此，因爲造字上的困難，這一次還使用常用字體。

<sup>81</sup> 請參閱《天台學報》，第14號，頁66下。

<sup>82</sup> 日文原題：「傳述一心戒文」の成立についての疑——最澄・光定の上宮廟獻詩を中心として——；英文題目爲：Some Doubts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Denjutsu Isshin Kaimon*, a Historical Text of the Tendai Sect Ascribed to Jōkō。後者載於該期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看來它原來缺少副題部份的英文翻譯。筆者認爲「Jōkō」該作「Kōjō」才妥，是因爲這篇佛教文獻的著者一向被視爲「光定」(Kōjō)。

<sup>83</sup> 這兩個日期，皆請參閱《南都佛教》第26號，頁75下。

		日補記(已滿 77 歲 <sup>83</sup> )	
6、關於傳教大師最澄上宮廟誓願詩 <sup>84</sup>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0 卷第 1 號，頁 40-43		昭和 46 年 (1971) 12 月
7、關於《叡山大師傳》成立——尤其是，以其序文為中心—— <sup>85</sup>	傳教大師研究， <sup>86</sup> 頁 65-92	昭和 46 年 (1971) 6 月 28 日 (已滿 77 歲) 昭和 47 年 (1972) 7 月 12 日再考 (已滿 78 歲 <sup>87</sup> )	昭和 48 年 (1973) 6 月
8、《叡山大師傳》裡面的兩三個問題 <sup>88</sup>	南都佛教，第 26 號，頁 59-77	昭和 48 年 (1973)	昭和 48 年 (1973) 6 月

<sup>84</sup> 日文原題：傳教大師最澄の上宮廟誓願詩について；英文題目為：Saichō's Poem Dedicated to the Mausoleum of Prince Shōtoku。後者載於該期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

<sup>85</sup> 日文原題：『叡山大師傳』の成立について——特にその序文を中心として——；英文題目為：On the Making of Rev. Saichō's 'Biography'。後者載於該書卷末所載的英文目錄，頁 1。

<sup>86</sup> 天台學會編纂，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3 年 6 月。

<sup>87</sup> 請參閱該書，頁 91-92。

<sup>88</sup> 日文原題：『叡山大師傳』における二三の問題點(嚴密地說，該期目錄作「二・三」，今用正文所示的題目)；英文題目為：Some Problems in the *Eizan-daishi-den* (The Biography of Saichō)。後者載於該期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

<sup>89</sup> 請參閱《南都佛教》第 30 號，頁 77 下。

		2月10日(已滿 79歲 <sup>89</sup> )	
--	--	---------------------------------	--

作為一位日本天台宗相關人士，牛場先生對於以最澄、圓仁兩位大師為首的歷代該宗高僧們表示出來很大的敬意，在自己的論文裡面，每一次提到他們的言行，幾乎都不忘記視之如在般的日文敬語表現。雖然如此，作為一位學術人士，他可算是近代日本天台宗第一位值得紀念的「疑古派」（筆者的意思是，民國初年錢玄同先生等一群新派人士的言論），對於長期以來被視為宗祖最澄上人真撰的歷史文獻和一些相關資料（指《叡山大師傳》和〈傳述一心戒文〉），也有時候毫無忌憚地提示出來從中文語言學、歷史學和詩學的立場所產出來的質疑，是否真的宗祖或者他的高徒撰寫那些文獻。這一點，除了這個類型所含的 8 篇論文以外，還有上述（二）2 到 4 的總共 3 篇論文也表現出來他這種學者風範。在他這些疑古高論中，和法鼓山有不少因緣的大作應該是 5 吧，是因為牛場先生在這裡研討的〈傳述一心戒文〉含有當年激發聖嚴長老發誓再清苦也堅持留在日本完成博士論文的一句話：「道心之中有衣食，衣食之中無道心。」<sup>90</sup>

一般來說，在天台、真言這兩個日本傳統佛教 13 宗中歷史最悠久的宗派裡面，包括一般大學教員在內的宗外學術人士直接地指出，否定

<sup>90</sup> 請參閱《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第 3 輯第 8 冊，頁 114。當長老完成碩士論文而缺錢繼續讀博士班，指導教授坂本幸男教授（1899—1973）特地告訴他這句法語。

一些古文獻（或者歷史悠久的一些傳說<sup>91</sup>）和宗祖之間的關係以前簡直是個冒犯宗祖暨宗派本身尊嚴的行為，基本上不太被歡迎。所幸，這些宗派的總本山和主要大本山總是有雅量包容牛場先生，這種具有學者求是的精神卻能知道該有分寸的宗內人士，不失起碼禮貌地提示自己學術活動所產出來的一些質疑。

#### （四）圓仁上人（慈覺大師）和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總共 5 篇）

題 目	發表刊物	脫稿日期	發表日期
1、關於作為慈覺大師史蹟的赤山之位置 <sup>92</sup>	叡山學報，第 18 輯，頁 61-97	昭和 13 年（1938）9 月 2 日 <sup>93</sup> （已滿 44 歲，快要滿 45 歲。）	昭和 14 年（1939）12 月
2、關於《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謂的「斷中」	東方學報，第 22 輯，頁 41-56（英	昭和 36 年（1961）1 月 19	昭和 36 年（1961）7 月

<sup>91</sup> 例如：某某寺其實不是在首都忙碌的宗祖特地遠來開創，或者，〈いろは歌〉（另類〈五十音表〉，內容為《大般涅槃經・諸行無常偈》的日文文言翻譯）其實不是弘法大師（空海上人）的撰述等。

<sup>92</sup> 日文原題，請參閱註 56。

<sup>93</sup> 請參閱註 55。

<sup>94</sup> 日文原題為：「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における「斷中」の語について；英文題目為：A Study of the Word *Danchū* or *Tuan-chung* 斷中, As Seen in the *Nittō Guhō Junrei Kōki*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Ennin's 圓仁 Diary Kept during His Pilgrimage in China under the T'ang Dynasty。後者載於該期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

這一詞 <sup>94</sup>	文摘要：【橫書部份】頁 5-6)	日再訂 <sup>95</sup> (已滿 67 歲)	
3、慈覺大師與五臺山文殊信仰 <sup>96</sup>	日光山輪王寺, 第 20 號, 頁 136-158	昭和 38 年 (1963) 3 月 9 日 (已滿 69 歲)	昭和 38 年 (1963) 11 月
4、關於《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見的一些俗語詞彙 <sup>97</sup>	慈覺大師研究, <sup>98</sup> 頁 239-264		昭和 39 年 (1964) 4 月
5、再考《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所見的「斷中」——答覆小野、上村兩位教授的反駁—— <sup>99</sup>	東方學報, 第 31 輯, 頁 77-92		昭和 40 年 (1965) 11 月

圓仁上人 (794—864) 在中國留學中寫出來的旅行記乃是《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不但詳細地描寫唐代後期五臺山的情況，也描寫會昌廢

<sup>95</sup> 請參閱該輯，頁 16 上。牛場先生沒明記寫好初稿的具體日期。

<sup>96</sup> 日文原題：慈覺大師と五臺山文殊信仰。

<sup>97</sup> 日文原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の俗語に就いて (嚴密地說，該書目錄用平假名而作「について」，今用正文所示的題目)；英文題目為：The Colloquialism in Nittō-guhō-junrei-kōki. 後者載於該書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頁 2。

<sup>98</sup> 東京：天台學會 (事務局在大正大學)，1964 年 4 月。

<sup>99</sup> 日文原題：『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に見える「斷中」についての再考——小野・上村兩位教授の反論に答えて——，英文題目為：A further study of *Danchū* 斷中, or *Tuan-chung* which is seen in the *Nittō Guhō Junrei Kōki*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or Ennin's 圓仁 Diary kept during his pilgrimage in China under the T'ang Dynasty. 後者載於該期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看來它原來缺少副題部份的英文翻譯。

佛的一些可怕情景，一向被視為難得的歷史見證。因為他本身通過長達 10 年的留學而學好流利的中文口語，所以，書中常常含有以「斷中」為首的後來少用的，或者以後更多使用的許多唐代俗語。在東京外文大學讀過中文系的牛場先生，在他中年時期首先對於上人朝聖五臺的巡禮路程懷有興趣，撰寫 1。在這篇著作中，牛場先生不忘記表現出來上述那些疑古學風，斷定「赤山神」這位供奉多年的比叡山伽藍神，其實和圓仁上人在旅途上寓居 8 個月之久的山東赤山沒有直接的關係，而是後來的日本天台宗勉強將兩者結合起來，因為在唐代的該山上根本沒有這種祠堂。<sup>100</sup>直到二次大戰以後的昭和 34 年（1959），因為有「小野勝年」教授（1905—1988），這位聞名的《巡禮行記》專家發表一篇論文而換個角度開始研討以「斷中」為首的該書書中唐代俗語，一直到古稀之齡，這段時期的研究成果乃是 2 到 5 的總共 4 篇論文。

具體論爭過程就是這樣子，那一年，上述小野教授在《東洋史研究》第 17 卷第 4 號（該年 3 月發行）上發表〈關於斷中的詞義〉。<sup>101</sup>而牛場先生大約在昭和 32—33 年之間（1957—58）因為接受「清水谷恭順」博士（1891—1979）忽然的提問而對這個詞彙慢慢懷有興趣，一直有所研究。<sup>102</sup>他對小野教授的看法非常不以為然，因此，花了快兩年的日子撰寫論文 2，發表在昭和 36 年（1961）7 月發行的《東方學報》第 22 輯。然而小野教授對它有意見，立即撰寫〈拜讀牛場先生關於「斷中」

<sup>100</sup> 請參閱《叡山學報》第 18 輯，頁 89-90。

<sup>101</sup> 請參閱該號頁 93-99。日文原題：斷中の語義について；英文題目為：On the Sense of the Word Tuan Chung 斷中。後者載於該期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

<sup>102</sup> 請參閱論文 5 的「序言」（日文：いとぐち），《東方學報》第 31 輯，頁 77 上。

詞義的高論)，<sup>103</sup>發表在下一年（昭和 37 年[1962]）3 月出刊的《東方學報》第 23 輯。其實，小野教授這兩篇論文的想法有所不同，因此，牛場先生撰寫論文 3，發表在昭和 38 年（1963）11 月出刊的《日光山輪王寺》第 20 號上，都予以反駁，將《巡禮行記》所謂「斷中」的詞義定為「在五臺山文殊信仰的氣氛之下，山下民眾好心所供養給僧俗朝聖人士的齋食」。<sup>104</sup>

也在昭和 37 年（1962），在大正大學（就是牛場先生也多年兼課的佛教名校）任教的「上村真肇」教授（1907.7.18－1964.3.18）也參加這個精采的論爭，撰寫〈關於「斷中」的卑見〉，<sup>105</sup>發表於昭和 39 年（1964）4 月出刊的《慈覺大師研究》。就是說，這篇論文和牛場先生的論文 4 都收錄於一樣的《慈覺大師研究》裡面。可惜的是，上村教授未見該書出版而往生。於是，牛場先生撰寫論文 5，將它發表在昭和 40 年（1965）11 月出刊的《東方學報》第 31 輯上，對兩位教授的反駁都有答辯。說真的，筆者目前還沒有力量能夠判定這 3 位學者的看法中到底哪一位說得對，雖然如此，他們的求是精神都值得敬佩，希望包括臺灣學者在內的當代華語圈學術人士對於這個精采的論證提出新的看法！

<sup>103</sup> 請參閱該輯頁 62-64，英文摘要收載於該輯橫書部份頁 6-7。日文原題：斷中の語義について牛場氏の所説を讀む；英文題目為：A Few Remarks on Mr. S. Ushiba's View with regard to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anchū* or *Tuan-chung*。後者載於該期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

<sup>104</sup> 為筆者的取意，請參閱《日光山輪王寺》第 20 號，頁 152 上。

<sup>105</sup> 請參閱《慈覺大師研究》，頁 585-606。日文原題：斷中についての私見；英文題目為：A Problem in *Danchū*（斷中），an Original Expression in Ennin's Diary。後者載於該書卷末的英文目錄部份頁 4。

## 五、結語

雖有些不夠的地方，筆者還相信本稿大致上能夠介紹牛場先生這位印順導師的日本知音兼聖嚴長老的日本良師，其後半生的學術活動多麼精采。不過遺憾的是，至於他的前半生，目前只是查得到兩點小小的事實而已：（一）大正 15 年（1926），大正大學正式成立的時候，已滿 33 歲的他是個行政職員，擔任「書記」。<sup>106</sup>（二）昭和 13 年（1938）9 月快要滿 45 歲的他寫好〈關於作為慈覺大師史蹟的赤山之位置〉，以目前為止，這篇論文好像是他學術生涯的出發點。

至於他在昭和 47 年（1972）<sup>107</sup>以快要滿 79 歲之高齡迅速地翻譯出來的《中國禪宗史》這本印順導師的大著（也是他的博士論文），到了平成 9 年（1997）出版伊吹敦教授（1959—）的新譯，<sup>108</sup>目前還在流通

---

<sup>106</sup> 除了註 68 已出的《大正大學五十年史》以外，我們還要參閱《大正大學一覽 大正十五年度》（東京：大正大學，1926 年 11 月），頁 61。其實，《五十年史》在許多方面依靠這本小冊子。值得一提的是，下一年的，即是，昭和 2 年（1927）版的《大正大學一覽》就沒有他的名字，很有可能他在學校任職的期間其實很短。還有，根據該冊子頁 92 的「（附錄）教職員住所」這份名單，他住在「府下西巢鴨町大字宮仲二六〇七」。這個地方離學校很近，和學校一樣在有軌電車「荒川線」（為東京唯一留下來的公營有軌電車路線）的沿線。

<sup>107</sup> 筆者在此根據本稿第一節所引的印順導師的敘述最後一段，看來，牛場先生在這一年 7 月已經做好《中國禪宗史》全文的日文翻譯，寫信寄給導師，予以報告這件事。

<sup>108</sup> 日文譯題為：《中國禪宗史 禪思想の誕生》（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7 年 1 月）。

中。對於譯註又細膩又豐富的這本著作，臺灣邱敏捷教授在她的近著《印順《中國禪宗史》之考察——兼胡適及日本學者相關研究的比較》<sup>109</sup>乙書卷末特地設定一大篇幅的附錄，<sup>110</sup>予以介紹譯者伊敦教授的用心。既然如此，目前在臺灣喪失專任教員身分的筆者只好衷心希望與印順導師和聖嚴長老有緣的所有臺灣佛學高等教育機構儘快聯手，向東京「大正大學」、京都「天台宗務廳」和目前已有專任維護員的三重「乳熊寺」（包括多年以來一直維護該寺的「金剛座寺」在內）等日本相關單位提供目前可以閱覽的所有資料。

不用多說，當我們在日本進行相關研究，首先最要閱覽的應該是，牛場老師版的《中國禪宗史》日譯本。這份譯稿跟伊吹教授的版本比起來應該是難免有些錯誤和不夠的地方，雖然如此，我們還要賞讚牛場老師這位 40 多年以前的日本難得的臺灣漢傳佛教好知音的愛心！

---

<sup>109</sup> 臺南：妙心出版社，2009 年 5 月再版。初版本，臺北：法界出版社，2007 年 2 月。

<sup>110</sup> 題目為：〈印順《中國禪宗史》與伊吹敦日譯本「註文」對照表〉，請參閱該書頁 279-412。

## 參考書目

### 一、專書

卓遵宏、侯坤宏主訪，周維朋、王千蕙、莊豐吉紀錄整理，《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收入《國史館口述歷史叢書(25)：佛教人物訪問記錄之 I》，臺北：國史館，2003 年 12 月。

邱敏捷，《印順《中國禪宗史》之考察——兼胡適及日本學者相關研究的比較》，臺南：妙心出版社，2009 年 5 月再版。

釋印順，《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光碟版 3.1 版，2002 年 4 月。

釋印順編，《法海微波》，臺北：正聞出版社，1987 年 6 月初版。

(日)釋印順，伊吹敦譯，《中國禪宗史 禪思想の誕生》，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97 年 1 月。

釋聖嚴，《聖嚴法師學思歷程》，《法鼓全集》第 3 輯第 8 冊，臺北：法鼓文化，1999 年 12 月二版一刷。

《1961 年版(昭和 36 年版)佛教大年鑑》，東京：佛教大年鑑刊行會，1960 年 12 月。

《市町村區分 全國寺院大鑑》，京都：法藏館，1991 年 10 月。

《大正大學一覽 大正十五年度》，東京：大正大學，1926 年 11 月。

《大正大學五十年史》，東京：大正大學五十年史編纂委員會，1976 年 11 月。

《明治百年記念(昭和 44 年版)佛教大年鑑》，東京：佛教タイムス社，1969 年 1 月。

安岡親毅、八千子夫婦合著，倉田正邦校訂，《勢陽五鈴遺響(四)》，

收入《三重縣鄉土資料叢書》，三重：三重縣鄉土資料刊行會，1977年3月。

荒井勘之丞，《勢國見聞集》，收入三重：松阪市史編纂委員會編纂，《松阪市史》第8卷（史料篇 地誌（1）），東京：蒼人社，1979年9月。

色井秀讓、十河泰全、西村問紹譯註，《譯註 真盛上人往生傳記》，收入《三重縣鄉土資料叢書》，三重：三重縣鄉土資料刊行會，1972年12月。

真阿上人鑽仰會編，《天台學僧宗淵の研究》，京都：百華苑，1958年9月。

天台學會編，《慈覺大師研究》，東京：天台學會，1964年4月。

天台學會編，《傳教大師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73年6月。

島川安太郎著，《松阪の町の歴史》，三重：松阪郷土史刊行會，1965年9月。

柏原祐泉，《日本佛教史 近代》，東京：吉川弘文館，1990年6月。

堀由藏編，《大日本寺院總覽》，東京：名著刊行會，1974年3月翻印。

野村耀昌，《『妙法蓮華經』の生いたち 鳩摩羅什三蔵について》，收入《さだるま新書》，東京：日蓮宗新聞社，1986年2月

## 二、文章

釋印順，〈爲取得日本學位而要說的幾句話〉，《華雨集（五）》，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年4月初版。

釋聖嚴，〈劃時代的博士比丘〉，《法鼓全集》第3輯第6冊，臺北：法鼓文化，1999年12月初版。

釋樂觀，〈豎起佛教新的里程碑——爲「世界佛教華僧大會」作〉，收入

《中國佛教近代史論集》，臺北：常樂寺，1978年11月。

### 三、網站

三重：金剛座寺官方網站，[http://www.renge.net/kongozaji\\_frame.htm](http://www.renge.net/kongozaji_frame.htm)。